

维特根斯坦论持续的命名活动

陈道远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为弄清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哲学史地位,通过对语言游戏的思辨,发现在持续的命名活动中,语言游戏找到一个“基础”,又找到摆脱这样一种“基础”的方法,这可以视作隐藏在语言游戏中的“反基础主义”作法。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样的语言游戏中,应注意区别三种关系,即整体的语言真理性的传递与由各种语词组成的整体存在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语词用法的观看与这种观看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名称的一次使用与持续使用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持续的命名活动;反基础主义;语言真理性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3-0082-04

反形而上学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口号。在反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又会形成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语言哲学试图将这种反形而上学放在语言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来完成,因而对语言的产生和形成过程进行各种规定,这些规定就是哲学思辨。语言哲学对语言使用的规范是相关学者的研究重点,他们通常认为,普通语言学派的分析哲学家都受到现代英国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正如陈启伟先生所说,“他们都拳拳服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一句箴言‘我们把语词从其形而上学的使用重新带回其日常的使用。’在他们看来,尽管普通语言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普通语言的用法对于哲学来说却有一种规约的作用。”^[1]研究语言游戏中所产生的语言用法也就是在研究分析哲学所提倡的规约作用。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提出,他使用“语言游戏”这个词是为了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他在后期哲学中还提出,只有行动才是语言游

戏的根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人类语言游戏的根基,实际上只是表明我们不可以停留于语言的包围圈之中,也不可以把我们的主动性表现在看的行为中,而是要体现在随着整体的人群往前走、往前看。在这样的语言游戏根基内容中,要注意区别3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指整体的语言真理性的传递与由各种语词组成的整体存在之间的关系;第二种关系是指对语词用法的观看与这种观看对行为影响之间的关系;第三种关系是指对名称的一次使用与持续使用之间的关系。

一、语言真理性与各种语词组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关系实际上是语词与其整体的关系,因为从整个语言活动中可以细分出两种语词存在的状态,分别称为语词传递真的状态与语词作为语言整体一分子的状态,这两种状态实际上是有关语言活动的动静观。语言活动从总体上说是在众人之间传

收稿日期:2009-04-1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B062)

作者简介:陈道远(1968-),男,福建泉州人,副教授,哲学博士。

递一种真理性,即关于语词与对象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本身是已知的、真理性的,语词与对象之间并没有任何需要澄清的思想问题或者其他任何问题,但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来源于古老的生活体验,由这种体验爆发出的呼喊声明确了语词与对象的关系,并进一步使这种关系明朗化,即赋予其在开端即为真的状态;也可以这样说,古老的呼喊声说出或喊出了语词与对象对应的真理关系。同时由于这样一种对古老生活怀旧的情感需要借助人来表达,因此人就承担起传递真理的职责。在这一传递真理的过程中,人们的每一次传递动作都是对语词的使用,这种使用即表现出人们对古代美好社会的恢复愿望,人们通过这种使用也展露出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空间。关于语言活动就是传递真理的论点还有一方面需加以说明。传递真理与表现人们怀旧情感、生存方式的行为(这两种行为是一致的),在形式上是一个个彼此不联系、断开的点,这也可以看作是古老的生活动力的本来作用方式,也许可以解释为古老生活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过大或者古老生活动力本身之动力不足。

在第一种语词与其整体的关系中,关于语言活动的动静观,我们已经论述了传递真理的情况,这一情况可以看成是语言活动的静止观,因为人们传递真理之方式是细微的、断断续续的,应该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对语词的使用状态。而关于语言活动的运动观是从语词形成的整体中看出来的,因为现有的语词总量构成一个整体,这一整体使我们陷入了语词的包围圈中,这些语词实际上让我们手忙脚乱,我们需要不断地把接触到的语词纳入一种熟悉的使用语境中,同时要不断地使这些语词能从这一语境中转移出来。除此之外,许多言语直接涉及到我们自身的存在,这些就更容易影响我们、触动我们,使我们出现行为与理解的偏差。总之,关于语言和我们的联系有许多现状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并努力去克服由此带来的言语失误。

对由语词总量或称为语词整体给我们带来的干扰的消除,就是在一种语言活动之中与语词整体有关的运动特征。对于这一种特征与我们说到的由传递真理引发的语言活动的静止特色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是要注意到一点,即由语词整体带来的语词运动干扰,会使我们产生语言辩解的冲动,甚至形成辩解的无限发展之链条,这时我们要及时止住这样一种冲动,使之转向静止的传递语言真理的进程中

去,注意到语言活动的间断性,并因此开展我们的行动。因此,注意到语词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就是注意到行动的必要性,也就注意到语言活动的地基。所以,在《论确实性》一书中,维特根斯坦说:“然而为证据提出理由根据并为之辩解终会有个尽头,但是其尽头并非某些命题直接让我们感到其为真,即不是来自我们方面的一种看,而是我们的行动,因为行动才是语言游戏的根基。”^[2]

二、对语词用法的观看与这种观看对行为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在第二种观看的行为与观看之间的关系中需要区别的问题是,我们使用的语词工具的操作行为如何消解的问题。相较于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一书中对这样一种看的评价,他在《哲学研究》中强调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的“看”是有不同内容的观看。观看的行为或称之为来自我们日常对事物或语词用法的观察,通常是满足于或受限于我们对语词的一次使用或在一种语境中的使用,也就是说,对语言使用的投入会反过来制约我们对语言进一步的使用。因为对语言活动的参与,使我们能够积累下自己的观察习惯和行为,这些行为习惯在平时就构成我们的习惯用语或习惯思想。它们是某一次语言活动完成的必备条件,但不能是每一次语言活动的通行条件,新的语言活动要求有全新的视角,这一全新的视角对于新的语言活动来说是根本的标志。要使我们从某一次语言活动中摆脱出来,最好的方法还是借助于“综观法”,即对语词用法全貌进行的观看。这一种观看是要摆脱对具体的使用环境中语词和对象的观察,进入语词和对象相互作用的整体,这一整体赋予了人类一个完整的真理观或知识观,这种真理观或知识观本身并没有逻辑的构造,也不强调严密性,但它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这就是说,语言活动不追求语言现象背后的本质,但语言活动是在传递一种真理,而真理的传递活动是在一次次的语言活动中不断地进行下去,所传递的只是真理的一种已知特征,这种已知特征需要人类每一次的语言行为、观察行为的参加,但人类行为,包括观察行为在内,并不是真理的内容;新的真理传递活动在新的语言活动中进行,它又开始构建一套新的语言工具。

在这里,可以看到语言活动具有游戏特征,这一

特征明显地表现在语言活动的转移环节上,即从这一个语言活动转移到另一个语言活动的过程中。从这个角度看,语言游戏是对语言活动的全面评价,而语言活动是语言游戏的基本内容。如果说语言游戏的根基就是人们的活动、生活形式,那么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些解释。

我们已经提到,每一次语言活动只是传递真理的形式,而作为内容的每一次语言活动的各种要素不能够再完整地带入到下一次语言活动中去,积聚下来的各种行为都将经过一次清查,那么这一次清查将如何完成呢?完成新旧语言活动的过渡,依靠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全貌地观看带给我们的一种真理观。依靠这种真理观,我们看到每一次语言活动在开始之前,语言 and 对象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是已知之真理,语言活动的展开只是加入人类因素的表现,而我们再次通过“综观法”综观语言整体并重新意识到这种真理性时,则进入到下一次语言活动中。这也就是语言活动中包含的特定意义上的真理观给予我们的方法论指导。

当然这里有两个看法要强调一下,只有突出这两个看法才能真正看到所谓人们的活动与生活形式,实际上与我们日常生活非常接近,而只有在如此接近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才是我们想论述的、并且是《哲学研究》所提到的那个主题,即语言游戏的根基是人们的活动、生活形式。要强调的第一点看法是,上述有关区分观看行为与全貌观看的说法,实际上只是从“看”这一人类行为中去区分新旧语言活动,而真正意义上的新旧语言活动的过渡要完成许多在此之外、包括此种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的整体更新,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著作、特别是《哲学研究》中反复论证日常语言使用实际例子的重要根据。也就是说,对日常语言实际例子的分析,是在进一步落实上述关于观看方式的思辨,才真正构成“人们的活动”,这一点是要着重强调的。在此基础上,要强调的第二个重要看法是,在文章前述部分所说的新旧语言活动的转变、这一次语言活动和下一次语言活动,都应该是我们在“放大镜”的帮助下针对语言活动的某一个环节进行的描述。也就是说,实际上,语言活动的频繁更新是细微的、无处不在的,它可以表现在每一个语词的使用上,我们所做的只是原则性的把握。强调这一点,仍然是要突出语言活动、语言游戏的生活特色、生活根基。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叫想象一种生活

形式。”^[3]

三、对名称的一次使用与持续使用之间的关系

《哲学研究》第19节中有7个小段,可以很好说明使用语言的矛盾性导致语言的产生,现完全摘录如下:

但在(2)的例子中,“板石”这声呼喊是一个句子还是一个词呢?说是个词,它却与我们通常语言中发音相同的那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因为在(2)里它是一声呼喊。说它是句子,但它却不是我们语言中的“板石”这个省略句。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你既可以把“板石”称为一个词也可以称为一个句子;也许称为“蜕化句”(就像说到蜕化双曲线)最为合适,而那恰恰是我们的“省略”句。

但我们的省略句的确只是“拿给我一块板石!”这个句子的一种缩略形式,而在(2)的例子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原句”。

但我为什么不应该反过来把“拿给我一块板石!”称作“板石”这个句子的扩展?因为你喊“板石”,真正意谓的是“拿给我一块板石!”

但你怎么一来就在口说“板石”之际意谓“拿给我一块板石!”了?你先在心里对自己说了这个不曾缩略的句子吗?我为什么得把“板石!”这声呼喊翻译成不同的说法才能说明某人用“板石!”意谓的是什么呢?如果两个说法含义相同,那我为什么不当说:“他喊‘板石!’的时候意谓的是‘板石!’”?或者既然你能够意谓“拿给我一块板石”,为什么你就不能意谓“板石!”呢?

但我在喊“板石!”的时候,我所要的却是他拿给我一块板石!

诚然,但“所要的是”是否意味着:你曾以任何一种形式想到过和你实际上说出的句子不同的一个句子?^[3]

由在不同时刻重叠出场的语词组成的语言具有自己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必须马上被命名,但这种紧迫性不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只是命名的结果,即连贯性叫做哪一种类的语言,这实际上是一种生活形式。因此,生活形式具有3个特点:第一,它是瞬间命名的结果,而且这种名称是不确定的;第二,它是一种众人的语词认同感,是一种事后的确认,或

众人在前进路上回头来帮助一种新生力量的确立;第三,生活形式是一种回忆与记忆的产物。

语言的一次命名与连续的命名活动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论述的、在语言游戏根基内容中存在的第三种关系。在阐述这种关系之前,先扼要地把区分这种关系所能带来的效果列举如下:第一,从总体上说,命名活动来源于对古老生活情绪的体验,而不管命名活动是一次,还是持续进行,二者在来源上没有区别;之所以能够对命名活动进行区分根源还在于此,也是为了描述这样一种生活体验;第二,区分命名的一次性与持续性,具体到语言上的要求,就是努力区分词与句子,寻找作为省略句的“原句”,也就是说,要区分出句子言说的大环境中的具体对应物,这一点要求体现在持续的命名活动中也可以说是扩展一个语词表达所应具有普遍性;第三,我们说出一个句子,其中有强烈的行事效果,但并不曾有附带的表达思想的效果;上述这一特征就是体现在我们一次的命名活动中。

命名活动来源于对古老社会生活的怀念,由这一怀旧情感引发呼喊声也是整个语言活动非常重要的动力,我们也一再强调此论点对理解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重要性。在命名活动开始之时,词或句子本身的出现就是对语词的使用,这种使用表现在可以接连出现、使我们应接不暇的“词”性,这是一种非言非物、亦言亦物的东西,它可以随时表现在描述、辩解、惊讶等各种相应的语词反应行为中。这些人类的语言反应本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它是针对各种“词”性的展开,这种反应具有随时性、不确定性,而且所形成的或描述、或辩解、或惊讶等等,可以是单调的一句话,也可以是一系列相互衬托的话。因此,奇特性在这里表现为人们能够与所谓“词”性存在天然默契,同时所形成的语言有极大的丰富性、功能多样;这种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对照于人们与“词”性的关系,可以说是不可重复与不可抄袭的,这才是命名活动中令人惊奇的东西。

我们的每一次言说都具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通过词或句子联结到更大的系统中,但这种联结需要借助隐藏在言说中的寻找行为来完成,因此每一次言说都不仅说出一个词或句子,而且在一个更大的语言环境下为这个词或句子寻找好了的对应物,所以这些语句可以很容易在事后被辨认出或作为我们与他人理论所使用的词语或句子;而事后即不在当时语境下使用的语词已经具有其他一些特

征,或者是逻辑特征,或者是不同的人的不同说话口吻、语气等等。所以维特根斯坦可以以一种辩解的口吻说:“但我们的省略句的确只是‘拿给我一块板石!’这个句子的一种缩略形式,而在(2)的例子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原句’。”^[3]

从言说所具有的一种寻找普遍性的特征中可以进一步得知,我们在呼喊某一名称时,这时这一名称已经完成它的所有功效;在这一次命名并使用名称的、完整的命名活动中,我们如果还能用言语来确定这样一种活动的功效,那只是在命名活动结束后,因为在当时那种语境下的命名或呼喊名字,就包含有它要做的事情在其中,而且这种要做的事情通过在此种情境下的呼喊声已经做完了。这句话或语词与思想、与表达对象的关系都已经完全地、借助在特定时间下的一次命名活动而明朗化,可以说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4]。也可以这样说,一次命名活动所具有的做事情的能力,是在不自觉中完成的,所以我们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可以见到“以言行事”的特征,但在强调语言活动所达到的效果的同时,要注意到语言活动不是我们思想所能主导的,相反,语言活动主导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在事后可以对活动效果进行表述、回忆。

四、结 语

我们可以把上述语言游戏的根基所包含的三种关系归纳为一种,即在语言活动中存在着的持续命名活动。持续的命名活动是语言游戏存在的根据——这一点正好是整个语言游戏、语言活动的“自我嬉戏”的表现。通过持续的命名活动,语言游戏找到一个“基础”,又找到摆脱这样一种基础的方法,这可以视作隐藏在语言游戏中的“反基础主义”作法。语言游戏中持续的命名活动确保语言游戏能够进行下去,这种名称的作用不在于记录东西,不在于概括普遍性,它们也没有先天的普遍性,名称就是人们思想的依托,人们也不能在事后将这些名称集合起来形成一种普遍性,名称所包含的一点普遍性都在它们被言说时就完全展现了,它们是人们可以使用的思想工具,同时超越人们的思想。这些对名称的规定形成于语言游戏的过程中,通过对这些规定进行思辨分析可以发现语言哲学对传统哲学问题的消解。

(下转第92页)

